



自由人

菲·革拉特珂夫著

叶冬心译

Ф. ГЛАДКОВ
ВОЛЬНИЦА

著 ФЕДОР ГЛАДКОВ: *СОБРАНИЕ
СОЧИНЕНИЙ*第七卷(ГОСЛИТИЗДАТ,
МОСКВА, 1969) 譯出。

封面設計: 秦 萍

自 由 人

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(北京 朝內大街320號)

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

書號 1787 字數 508,000 開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5}{32}$ 印張 22 $\frac{5}{8}$ 插頁 2

1965年7月北京第1版 1965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定價 (3) 2.00 元

1

我在微傾的高山上，看見下面寬闊的谷地里現出了一个神奇的世界——許多紅綠屋頂的白房子，几座鐘樓高聳的教堂，一条条两边有着花园的笔直街道，再过去就是一望无边、波光閃閃的辽阔水面。这就是薩拉托夫和伏尔加河。母亲跟我坐在大車上，也是目不轉睛地望着这一座繁华的城市。

“媽呀，这么多房子，这么多教堂！这儿的人是怎样生活的呢？他們会象在森林里那样迷了路走不出来吧？瞧那条河！連边都望不到……我没有跟死了的姥姥到薩拉托夫来过；我們大半是在村庄和小鎮里流浪。可是，她在这儿帮过人家。这座薩拉托夫城的故事她讲过許多，我終于看見了它了，連眼睛都要看花啦……”

一群各自独立的多层楼房，聳立在下面极低的地方，它們后面是一簇很象农舍的木房子，而木房子当中又是一些白石房子。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极非常高、比鐘樓还高的烟囱，烟囱里冒出来滚滚的烟雾。左面，群山露出了巉崖，俯瞰着城市。

一座座巨大的白房子，沿着伏尔加河广阔平滑的水面漂流，而这些房子后面又跟着一些頂上有着小屋子的黑色长形谷仓。这真是一幅奇景。在最初一刹那，我恍惚觉得这些輪船和駁船是在空中飞翔，很难相信它們是在河上航行。母亲也象着了魔

似的紧盯着它們。

父亲跟米科拉伊·波德果尔諾夫在地下走，歪着头，装出对一切都司空見慣的样子，因为他去年冬天赶車运貨来过这里，薩拉托夫对他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了。

米科拉伊象一个老江湖，油腔滑調，怪声怪气，时时发出噓声，一面装傻卖楞地眨着眼睛，嘻嘻哈哈地笑着說：

“瞧薩拉托夫这个自由的城市！整个伏尔加河上，哪儿也沒有薩拉托夫城里的‘黄金連’^①和騙子。这儿我好朋友有的是——他們象鱈魚脊肉和蜂蜜一样^②！我在这儿一家蒸气磨粉厂里待过。阿斯特拉罕的人也跟我挺熟。咱們去逛逛吧，瓦夏！”

但是父亲的眼光避开了他，恶狠狠和气忿忿地咕囔道：

“我們是不跟流浪汉和下流坯一块儿吃飯的。我們从前規矩矩地干活过日子，将来也还是这样。”

米科拉伊輕蔑地在他背上拍了一巴掌：

“咳，你这个草包！等你穷得精光，栽了筋斗，那时候你就知道不应当任性啦。咱們乡下佬到了这儿，一定要碰釘子。要是不肯跟人交际，你就是一个傻瓜。这儿比不得乡下，这儿的人是自由慣了的。他們会打开了瓶塞，喝光烧酒。你听过这句俏皮話嗎？‘咱們的薩拉托夫是一座自由城！哪儿也沒有比那儿更自由的人。’咱們只要买好船票，搭哪一条船都行：‘飞机’号，‘伏尔加’号，‘节威卡’号，然后上酒館。我帶你去找我的朋友。”

① 帝俄时代，由老兵中选拔有功者組成的司仪仗的御前驃騎兵連，后来指“流浪汉”，含有嘲笑的意味。——譯者注。

② 比喻头挑的人物。鱈魚脊肉和蜂蜜被认为是食品中最精美的。——譯者注。

父亲的眼光移向一旁，企图說几句笑話，摆脱开来科拉伊：

“我不喜欢上酒館，我不玩牌，也不喝酒。要不，你跟你的好朋友去喝酒，花光你最后五个戈比好啦。”

但是，米科拉伊以为父亲說这几句話是羡慕和称赞他，于是嘻嘻哈哈笑着夸口道：

“沿伏尔加河一带，哪儿都有我的好朋友：这些家伙都是老脾气改不掉的。我到了这儿，好象魚到了水里一样。可是，在乡下呀，那就像虾米陷在粪里一样啦。我有时候自动回老家，那是为了免得當場出丑，被押解了回去。这些鬼办法真厉害。再說，我要女人干嗎？女人在城里是个累贅，她在这儿有什么用？城里合我胃口的女人多啦。現在我要去跟朋友們商量一个主意，以后誰也不能送我回乡。有人約我到阿斯特拉罕去当暗探。”

父亲胆怯地望了望米科拉伊，但是却装出同情的神气：

“好嘛，这是一件美差使……只要不把脑袋玩掉。”

他跳上了我們坐的大車，担心地咕囁道：

“咳，这个貧嘴的家伙，咳，这个騙子！沒脸沒皮，……浪蕩子。他抛弃了老家，做了流浪汉。暗探！你会毫无代价地跟他一起毀了。”

母亲把头巾拉近眼睛，忿忿地朝后望了望，看米科拉伊去赶他的大車。

“我真怕他！在乡下，他見了女人也象雄狗似的扑过去……”

巴魯沙的儿子捷連契，赶着他的車送我們来的，这时候瞪大眼睛望着前面的車，摆着濃密的大鬍子埋怨道：

“該把这种流浪汉送到乡公所里，当着大伙揍他一頓！他抛下了妻儿老小。他不寄給他爸爸一个錢，让孩子赤身露体，自己

却脚上穿着胶皮套鞋，头上戴着呢帽——哼，空有一个外表！”

我們的車，緩緩地駛下微傾的山坡，那座城越來越高了，矗立在我面前，露出石頭房子、尖塔和有着金碧輝煌的圓頂的教堂。這些象宮殿般的房屋，甚至還有那些木頭房子，都顯得巨大而神秘。我們的大車，沿着沒有盡頭的街道走着，在石頭路面上發出震耳欲聾的鱗鱗聲，而另一些黑漆閃亮的四輪馬車，由肥胖的馬車夫駕着，正輕快平穩地向我們駛過來。有些人家門口站着系白圍裙的大鬍子男人——他們是打掃院子的。許多打扮得很漂亮的男女，沿人行道走着。他們穿戴得很奇怪，不象我們村裡人：男人都穿着短小或長大的上衣，戴着黑色或白色的帽子，裡面是白襯衫，胸前是系成一個大結兒的黑圍巾。但是，特別使我感到驚奇的却是那些女人，因為有有一些圓鼓鼓的小枕头在她們後面衣服底下擺動。我指着這些以前沒有見過的丑八怪，大笑大喊道：

“瞧呀，真奇怪呀！多麼滑稽的女人！什麼東西在她們後面搖來擺去的呀？”

父親和捷連契也哈哈大笑，而母親詫異的程度並不亞於我，她失聲打怪地說：

“哎呀，天吶！哎呀，聖人呀！多麼不害臊！難道所有的女人都都是這樣打扮嗎？”

父親象一位權威似的解釋道：

“城里人管這玩意兒叫腰墊子^①。太太們都這樣打扮。”

我們的車沿着石頭街道走了很久，街旁是一排排高大的白色房屋，庭院裡種着花草。轡勒齊整的馬匹拉的嶄新的四輪馬

① 瓦西里把“腰墊子”（十九世紀末，西方婦女於臀部以顯丰盈的一種墊物）一詞說錯了。——譯者注。

車，還有那些騎馬的人，不時趕過我們，而這些騎馬的人也是我從來沒有見過的：小伙子穿着漆皮靴和小腳管的褲子，姑娘們穿着黑色的長裙，戴着扁平的帽子。一些警察站在十字路口，身穿白色制服，頸上的橘黃細繩垂到腰部。

母親顯出緊張和激動，東張西望，連聲哎喲。可是父親卻做出了那麼一副神氣，仿佛對什麼都不感到驚奇，對這些稀罕的東西都不大理會似的。他在跟捷連契談論什麼，但是我一句也沒有听出。我正專心地看那個用木板搭成的、象一根菌子般的高塔。一個小人在上面慢慢地走來走去，向城市眺望。

我們的車繞過一個大花園，然後開始向低地駛去。

到了街道尽头，我又看見无边的大河在屋頂上空閃亮，一些挂白帆的小舟在河面上漂浮。几匹馬，壓低了頸軛，搭拉着脑袋，費力地拖着大車向我們這面走過來，車上堆滿了口袋、箱子、水桶、大肚籃子和筐籬。透過窟窿眼兒，可以看見一串串飽滿的葡萄和一只只鮮紅的番茄。我們的車沿斜坡駛到寬闊的河岸，岸邊也堆着箱子、口袋、粗大的椶皮席包、以及大堆的西瓜、甜瓜。几条木跳板从岸边搭在一只大駁船上，那船上的房子看起来很象字母Π。一群人挤在那間房子底下，好些穿着長大的粗布衬衫和樹皮鞋的人都彎腰曲背，驮着沉重的、極大的箱子，一个跟一个地从碼頭上沿着跳板走過去；還有些人，每人背着三个裝滿了東西的口袋，从岸边走到碼頭。一艘輪船在旁邊什麼地方發出怒吼，另一艘輪船尖厉地拉起回声，一群人在鄰近的碼頭上，一面喘息，一面无精打采地吆喝道：

“嗨一唷，嗨一唷！……”

空中散發着石油、甜瓜、尘土和臭魚的氣味。我被嘈雜聲、轰鸣聲，以及象會場上的叫喊聲吓胡塗了，好久不能清醒過來。

这一切给我一种恐怖和沉重的感觉，同时那可怕的骚乱情景吸引住了我。

天气闷热，空中閃耀着阳光，整个岸上籠罩着迷雾般黄色的尘埃。日光象暴风中的雪花般在伏尔加河上耀眼地閃爍，河水一直漫到天边。碼頭一个接一个地向左右远远延展开。旁边，紧靠駁船，泊着一艘两层甲板的淡紅色輪船，上层遮着篷，烟囱高高地在漂亮的玻璃棚后面吐出烟雾。波浪在淡紅的輪船兩側激濺着水沫。

我們在离跳板不远的地方停下，从大車上搬下了我們的包袱和箱子。捷連契振作起精神，仿佛由于把我們“卸下了”他的大車而感到快慰；他匆忙地吻了父亲和母亲，然后跳上大車，掉头向山上駛去。米科拉伊立刻向什么地方跑去，一边高兴地喊道：

“你們等着我，別走开了！我馬上打听出輪船什么时候到。要不，把錢交給我吧，瓦夏，——我买票去。”

但是父亲搖了搖手，米科拉伊也哈哈大笑，急忙沿着跳板走过去了。

“多鬼呀！把錢交給他……当我是傻子呀！他立刻跑去找他那帮流浪汉喝酒，要把最后一文錢都花光。他究竟溜到哪儿去，馬上能見分曉。”

真的，一直到第二次拉汽笛的时候，米科拉伊还没有回来。

父亲象平常那样端着架子，很有把握地向碼頭走去，好久还不回来，我和母亲坐在我們的包袱上，毫不感到沉悶；我們俩看，看岸上的混乱情形，看看大河，再看看人群，她眼睛里閃出惊喜、焦急和好奇的光芒。

一艘漂亮的白輪船，閃着金色的光輝，駛近碼頭。密密麻麻

一群人，沿着跳板拥上了岸，随身带着包袱、箱子、手提箱……許多四輪馬車和大車，聚集到岸边。人們忙忙乱乱地把他們的行李扔上車，沿着上山的路駛走了。

后来，我們上了輪船，走到機器間板壁跟前，坐在地板上一堆堆包袱当中。旅客們肩并肩坐在这里。空气悶塞，到处是石油味、機器油味、灰尘味、汗味、包脚布味和馬合烟味。什么东西在板壁后面尖厉刺耳地嘖嘖叫着，一个銅水箱在我們旁边不时嘖嘖地响，吱吱地叫着噴出热气。脚夫們在機器間的拐角后面搬运一些非常沉重的东西，一面吆喊道：“嗨—唷，嗨—唷！……使力呀……加劲呀！……”一个干癯小老头坐在我們旁边，他那儿根稀稀落落的鬍子就象是被人揪刺的。他一面就着西瓜吃面包，一面眉花眼笑、模糊不清地咕囁什么。后来，他递给我一块紅燦燦的西瓜，殷勤地点着脑袋，露出了焦黃的牙齿。

“喏，吃西瓜，孩子！甜得象糖一样的瓜……我挑的瓜沒錯儿；每年夏天我都在瓜田里晒太阳。”

我冷冷地从他身边躲开了。

“不用……我不要。我們自己有瓜……”

“請你，怎么好不吃呢；人情不領，交游不广。”

父亲带着好奇的神情留心看老头，鼓励地在我腰里捅了一下。

“既然老大爷給你，你就接住吧。你說：‘基督保佑你！’”

我迟疑不决地从老头蜷曲的手指中接过那块瓜，咕囁道：“基督保佑你！”真的，西瓜又香又甜，我一口口地吃着，被大量的甜汁堵得透不过气来。

“保佑保佑也行，可是不要毁灭了灵魂。对嗎？”小老头眨眨

眼，又給自己切了一塊瓜。“就是這話，孩子。要記住了。這是一條戒律。還有一條戒律，你也要記住了：有一條全備的律法——自由的律法。這是使徒雅各說的。^① 把這些句子長記在心裡。以後再想想奧尼西姆老大爺說的話對不對。我就叫奧尼西姆。”

他用譴責的銳利眼光看了看父親。

父親猜疑地斜睨了他一眼，把帽子拉到眉毛上，開始摸索行李。

老頭忽然輕捷地站起來，踏着碎步，沿狹窄的過道走去。父親緊望着他，擔心地說：

“看好了東西呀。咱們輪流睡。這個鬼老頭來路不明。他是個流浪漢。瞧他這張貧嘴！也許，他還有同伙的……他們能一霎眼工夫把你偷得精光。”

一個大鬍子鄉下人坐在我們另一面，頭髮蓬亂，瞪大了眼睛，他身邊是一個病病歪歪的女人，懷裡抱著一個吃奶的嬰孩，臉上布滿了皺紋，露出了無可奈何的神氣。鄉下人把紅瓤兒瓜切成一塊一塊的，津津有味地吃起來，瓜汁沾濕了他的大鬍子。他切了一大塊瓜，遞給女人，但是她眼睛里閃出冷漠和痛苦的神氣，粗聲粗氣地說：

“你別來纏我啦，瑪爾凱爾，看在基督份上！我傷心透了……我要瘋了……咱們冒冒失失離開了老家，投奔外鄉……不知道往哪兒去好。連穴鳥還知道該往哪兒飛，該在哪兒歇。”

“你別羅嗦啦，烏里楊娜！”鄉下人扯着粗嗓子低聲咕嚕。

① 據《新約》《雅各書》第一章第二十五節載：“惟有詳細察看那全備使人自由之律法的，並且時常如此，這人既不是聽了就忘，乃是實在行出來，就在他所行的事上必然得福。”雅各是耶穌的門徒。——譯者注。

“咱们才不会完蛋哩！哪儿都有人家。只有草会顺着风飘，落在坑里，人是会给自己找地方安身的。”接着他很和气地跟父亲搭讪道：“老乡，你也是带着家眷去找幸福的吗？”

父亲沉思地把眼睛向上一翻，略微想了一想，笑了笑，矜持地整理了一下衣服，然后含混地回答道：

“幸福这玩意儿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，它就在人们有自由的地方。只要去找，就可以发现它的地方；只要去推，就可以打开它的大门。”

乡下人扬起浓眉，瞪大了眼睛。

“这话正合我的意思！可是娘们不懂这个道理。娘们好象老母鸡：除了院子和鸡窝，她们什么都不需要。”

一个打扮得很整洁的老态龙钟的妇女，花白的头发梳得光溜溜的，瘦削而苍白的脸上露出乡下人所没有的严肃神情，坐在那个乡下人后面一只手提箱上，读一本什么厚厚的书。她不时蹙起眉头看乡下人和父亲，留心听他们谈话。有一次她遇到了我的眼光，笑了一笑。不知为什么，她这一笑使我感到非常愉快。我一眼不眨地久久地望着她，希望她会再向我笑一笑。果然，她又向我笑了笑，还用纤细的小指头招了招，唤我过去。

“喂，孩子，过来：我给你看一样有趣的东西。”

但是我怕难为情，羞怯地低下了头。

“哟，你害臊干吗？应该勇敢和好奇呀。”

母亲笑起来了，不过意地解释道：

“他还没有明白过来呢……没见过世面……样样东西他还都觉得是新奇的哩。他出世以来就没遇见过好人。”

女人严肃中透出亲切，嗔怪地道：

“怎么会没遇见过好人呢？哪儿都有很多的好人。我听着

你們談話，就知道你們也是好人。你們在夢想更美好的生活。咱們的民族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。我跟這些人一起生活了一輩子，我了解他們。喂，過來，到這兒來，小伙子！別怕難為情：胆小的人會挨揍的。”

父親听了女人的話高興了，往我腰里捅了捅：

“嘿，過去呀！人家還能把你吃了？”

接着他用炫耀的口气得意揚揚地夸口道：

“我們這孩子知書識字。世俗的書，他讀得挺麻利。”

我尷尬地站起身來，不知把手放在哪兒好，腦袋不由地晃悠着。

女人讓我在她旁邊坐下，揉了揉我的頭髮。

“瞧多漂亮的鬚髮！一腦袋的黃金圈兒。”

鄉下人听着女人說話，滿臉堆笑，搖了搖頭發蓬亂的腦袋。連烏里楊娜那張憔悴的臉上也掠過了一絲光彩。母親象听美妙的歌曲般听出了神。父親好奇地望着女人，心里忖度着什麼，接着懷疑地問道：

“那末，太太，你是幹什麼的呀？你上路，不跟老爺太太們結伴兒，反而跟老粗們在一起。真是奇怪！”

她不亢不卑地回答道：

“親愛的，我不是太太，也不是和老爺太太們同道的。我是一個教師，住在偏僻的鄉村里。打年輕的時候起，我就一直待在村子里了。再說，你不該取笑我：咱們俄羅斯人外表雖然骯髒——因為從前被人奴役——然而他們的心地却是純潔的。我從老爺太太們口里倒不常聽見象你剛才說的話：只要去找，就可以發現它的地方；只要去推，就可以打開它的大門。”

鄉下人仿佛听到了什麼非常滑稽的話，他擺了擺手兒，哈

哈哈大笑道：

“这可是件奇闻！真象有人在我脑袋上打了一棒子。我一辈子也忘不了……让我记住你的名字吧，老奶奶，你叫什么？”

女人开着玩笑回答道：

“那末，你就叫我瓦尔娃拉吧。可是我現在做奶奶还太早，我連四十五都不到。喏，你的烏里楊娜大概刚三十吧，只是日子过得苦，也蒼老了。”

她解开了一捆书，抽出一本五彩封面的，塞在我手里。我喜出望外，觉得脑袋一阵眩暈，因为我从来没有见过装訂得这样漂亮的书。“《魯斯兰与柳德米拉》^①，”我讀出了声，一面把书紧摀在胸口。

“喂，你先讀几段儿給我听听吧；也許，这本书你还讀不上口哩。”

我唯恐失去这本使人眼花缭乱的書，立刻振作起精神，勇敢而自信地打开书本，大声說道：

“我連《詩篇》都讀过了多少遍，还有《訓誡集》和《劝世文集》！我讀过有关高加索俘虏的故事、《商人卡拉希尼科夫之歌》和柯尔卓夫的《歌选》。”

“哟，原来你讀过这么多书呀！太好啦，太好啦！”

这时候，我虽然有一种强烈的願望，想要向她证明我很会讀書，并且彻底了解書中的一切，但是，一行行清楚的字迹却漂滑了过去，我时时停頓，費劲地揣摩着字义，生硬地連綴着一个一个字母。

“別忙，亲爱的。做事戒急躁，急了会招人笑，自己也会觉得

① 俄国詩人普希金写的叙事詩。——譯者注。

不好意思。要安靜、細心地閱讀和体会每一个字。先把句子看清、弄懂了，融会貫通了，然後才能有把握地讀下去……了解人也是这样。不要一見面就下斷語，那樣你會上当的，會吃虧的。好，拿去讀吧，有什麼不懂的，可以問我。”

我很激動，冒着汗回到了原來的地方。母親也顯得興奮和高興，和我一起專心地看那本書。

可是父親卻不屑看這一類的“閑書”，只顧出神地、矜持地和鄉下人談論什麼，他不再去注意女教師，而這也許是由于習慣，為了要向她表示：她雖然有學問，但終究是女人，而女人對男子漢的事情是莫測高深的。

烏里楊娜把孩子摟在懷里搖晃，她那張晦黯和憔悴的臉又被悲哀籠罩住了。

輪船在轰隆隆的響聲和鬧哄哄的騷動中顫抖。離我們不遠，一道梯子通到上甲板，許多衣裳華麗的老爺太太沿着扶梯走上走下。系着白圍裙的腳夫，把手提箱和皮帶捆着的口袋往上面搬。腦門上扣着小帽子的太太們，擺動着腰墊子，牽着白淨的小狗。這些人來自另一個什麼世界——一個陌生的、難解的、精美得出奇的世界。

遠遠什麼地方，有人在奏帶鈴的手風琴，幾個姑娘尖着嗓子唱歌。我開始翻那本書，看到好些插圖。我深深地被它們激動了，完全沉浸在另一種生活中——這是一種充滿了幻想與神話的生活。母親把腦袋偏向我的肩膀，也目不轉睛地看那些圖畫。

一群腳夫，在甲板上齊聲喘着氣使勁吆喝：

“嗨一唷，嗨一唷！……”

我沒有留心那個活躍的小老头是什麼時候跑過來的，只聽見他那沙啞的嗓子和滑頭的笑聲。

“無論你們怎樣說，工人們，無論你們怎樣安排你們的生活，可是你們總沒法改善它的條件，沒法克服它的困難。唱歌這玩意給人的影響太大啦，哎呀呀！這情形你越看越要看哪。他們每人搬四十來普特的東西，覺得太重了。可是，一唱歌呀，就出現了奇蹟——這麼重的東西變得象一根輕飄飄的羽毛一樣了……船尾上也是這個情形：他們唱歌，跳舞，作樂。再瞧船尾的後面，大海上空，幾只海鷗飛來飛去，白得象浪花一樣。看了這樣美麗的景致，我感動得落了淚。啊，人們在精神上多麼崇高啊！所以他們會心情愉快，可惜很少人注意到這一點罷了。”

父親、鄉下人和烏里楊娜都不理他，女教師仿佛也不去聽他說些什麼，只緊盯着那一本厚書，隱約地露出笑容，不時皺着眉頭向他看。母親目光炯炯地凝視着他，急切地聽他說話。

“我瞧着你，老大爺，心裡就想：你去過所有的地方，走遍了全世界……”

小老头向她眨眨眼，笑得小鬍子直哆嗦。

“我今年六十了，可是腿腳還硬朗。我游遍俄羅斯，走過所有的路。寒冷的海上去過，西伯利亞去過，高加索山地裡也去過，每年還象鳥兒似的飛到赫瓦倫斯克海^①上。一個人被固定在一個地方是不好的，因為人的心靈是活躍的，他的才智是豐富的。人在世上應當見識的東西多啦，可是他的壽命卻很有限，所以，鄉下們，你們趁早去閱歷一切，研究一切吧。世上有哪一樣生物比人類更幸福的呢？一樣也沒有呀。”

顯然，他能夠滔滔不絕地說上一整天，仿佛抑制不住自己熱情的激動，對所見的一切都表示驚奇。

① 赫瓦倫斯克海，或稱赫瓦里斯海，是里海的舊稱。——譯者注。

父亲不喜欢他，仍旧露出不相信他的神情。乡下人看着奥尼西姆，由于隐隐感到不安而哼哼了几声。父亲忍不住用刻薄的口吻問奥尼西姆道：

“老大爷，你从前干过活嗎，还是专门流浪呢？”

小老头并不生气，反而高高兴兴地坦率回答：

“一个人不劳动，就不成其为人，他是一条蛆。”

“那么你干的是哪一行呢？”

“我嗎，我的好朋友，行行都会干，样样都試过；又裁衣服，又割麦子，还要吹笛子^①……可是現在我該到漁場上做魚子醬去了。我在漁場上是做魚子醬的，在田里是种西瓜的，在城里做細木匠，在乡下做弹毛工。我爱听音乐，爱看海浪。”

女教师放下书，向老头笑了笑。

“怎么，奥尼西姆，你連理都不高兴理我了吗？”

“哎—呀—呀！我的灰翅膀小鸽子！瓦尔娃魯什卡！我这个瞎了眼的猫头鷹，怎么会沒有注意到你？哎—呀，你头发这样白了！可不是，我的鷹呀，我大概有十年沒有看見你啦。”

他灵巧地跳起身，向她跟前扑过去，惋惜地搖着头发稀疏的脑袋，双手直拍大腿。

但是女教师却帶着嘲諷的微笑从头到脚冷静地打量他，用噴怪的口吻說：

“你倒沒有改变，奥尼西姆；还是那样嘮叨个沒完，坐立不定。这些年，你大概已經走遍整个俄罗斯了吧？”

“瓦尔娃魯什卡，我走着走着就要跌进坟墓。有人怪我不該这样，說：‘你老了，就歇歇吧，奥尼西姆！’我說：‘人不是一根木

① 成語，意思是多才多艺，样样精通。——譯者注。

头，可以躺在那儿烂了。人还在娘胎里就不肯安静。死人才需要休息。可是我每天要迎接太阳。”

女教师站起来，跟他沿着狭窄的过道走到一堆堆行李后面，两个人都显得那么瘦小和古怪。

乡下人哈哈大笑。

“真是无奇不有……瞧他们多么神气！象主人一样！”

父亲肯定地证实道：

“这都是些违法乱纪的家伙。那男的是一个邪教徒，他否定一切，那女的也跟一般人不同，准是贵族出身。得离这类人远点儿，提防着他们。”

“真是怪人！”乡下人表示同意，又大笑起来。

母亲瞅着远远什么地方，仿佛自言自语地说：

“这些人……真叫人猜不透……好像是打另一个世界来的。天知道，孩子，咱们还要看到多少怪事啊……”

轮船汽笛开始吼叫，震得人耳鼓疼痛、浑身颤抖，——吼声持续了很久，沉重物件的墜落声、人们的叫喊声、嘈杂的吵闹声，一起被它吞没了。

汽笛声一停，人耳朵里立刻听见静寂中嚶嚶地响，我好半天觉得自己是在一片空虚之中。突然，离开不远的什么地方，几个姑娘尖声叫起来，几个人开始起劲地叫喊和争吵。带铃的手风琴立刻奏起了响亮、清脆的悠扬的舞曲。

米科拉伊来了，喝得醉醺醺的，把帽子扣在后脑勺上，无精打采地笑着。他和一个留着小翘鬍子、有着锐利的小眼睛的矮胖年轻人手挽手走过来。年轻人的骯髒衬衫塞在裤子里，脚底下是一双破烂不堪的鞋子。

“瓦夏！”米科拉伊冒冒失失地叫喊。“你一个人搭船走吧，